



微型小说

□郭震海

职业催眠师

安静的房间内,轻音乐就像山涧小溪一样若有若无。“请放松你的身体,放松,好,缓缓闭上眼睛,好的。很好……”在催眠师李从墨的提示下,然然躺在一张舒适的大床上。然然很紧张,长长的睫毛在微微地抖动,嘴巴紧抿着。

“放松,很好。注意呼吸。对,很好,吸气的时候,想象你把空气中的氧气吸进你的身体,流过喉咙,进入肺部,再渗透到你的血液里……”一个多小时过去后,然然脸上的表情终于平静下来,呼吸开始变得很轻微而均匀。

李从墨望着安静地躺在床上的然然,轻轻地松了一口气。不管如何这次总算没有失败。从他做职业催眠师到现在二年多了,从没有遇到过像然然这样的患者,一般在他的催眠治疗下,患者最长用不了20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职业催眠师作为一个全新的职业,在新城市李从墨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最初开春风心理咨询工作室时,也没有想到生意会很火爆。

压力、紧张、焦虑、悲伤、孤僻、空虚、挫折、失败、惆怅,每天走进春风心理咨询工作室的是各式各样的人。官员、商人、老总,不管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有多么显赫,但他们实质是痛苦的,被各种负面情绪所折磨,在李从墨的眼里他们都是患者,是病人。

然然的嘴唇轻轻动了一下。“其实,我不该认识他的!”然然说,像是在喃喃自语。李从墨不知道在这个美丽的女孩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然是第一次走进他的工作室,病得很严重。然然说她已经有半年没有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了,总会在刚睡着后就突然醒来,整日精神恍惚。然然说,李师傅,你给我治治吧,钱不是问题,别人一个小时400元钱,我可以加倍。

“你别杀我好吗!”然然又喃喃自语。李从墨清楚,要让心里有压力的人尽情地宣泄情绪,这也是寻找病情的有效方法,现在他必须对然然进行一些暗示,帮助她克服精神障碍。

“在你的眼前是一个漂亮的花园,你的双脚踩在柔软的草地上,你现在正用双手触摸树干,树林中有虫鸣鸟叫。宁静的花园里,你可以对树木和鸟儿倾诉,它们都是你最忠实的听众……”李从墨在暗示她,他尽力把自己的语速放慢,放低。

“我害怕,怕!”然然自语。突然,然然猛地睁开双眼,一下从床上坐起来。她的这个激烈的反常举动确实吓了李从墨一跳。

“姑娘,你怎么了?”李从墨说。“我都说了些什么,告诉我,我都说了什么?”然然大喊。“姑娘,你什么也没有说,请你配合治疗好吗?”李从墨说。

然然没有说话,起身,穿鞋。然后从精美的皮包里拿出一沓钞票甩在床上,扬长而去。

望着然然远去的背影,李从墨一时间不知所措,这次他感觉自己失败了。

一周后,然然又一次光顾他的工作室。“李师傅,我痛苦,让我安静吧!我给你钱,可以加几倍。”然然说。“你不用再出钱了,上次你已经出得够多了。”“上次是上次,这次是这次,难道我给你钱,你都不知道要吗?”然然不高兴了。“不,谁不需要钱啊,关键是索取也要有度。”“有度!哈哈!”然然失声大笑。

到现在李从墨都无法说清楚这个看上去楚楚动人的姑娘是什么来历,到底怎么了。作为职业催眠师,他很愿意去挑战自己,往往面对的“对手”越棘手,他的求胜欲望就越大。

“你配合我的治疗好吗?”李从墨说。“好吧!”然然答道。一个多小时过后,然然才安静下来。这还不是李从墨想要的结果,他想知道她的病因,他进一步暗示,这次显然作用很大。

“8亿元!一年半时间。我怕!”然然自语。让李从墨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美丽的女孩心里装着一个足以震惊新城市的秘密。

新城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上任一年半就疯狂敛财8亿元。知道他这些秘密的人只有两个人:给他开车的司机和然然。然然是副市长的红颜。

就在半年前,给副市长开车的司机突然离奇死亡,这让然然害怕。现在中纪委的联合调查组已经进驻新城,暗中调查,然然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她知道,副市长肯定不会放过她。

李从墨听了后,吓出了一身冷汗:“然然来工作室,副市长会不会知道?关键是现在自己也知道了这个秘密,天啊!这可怎么办?”李从墨害怕起来。

后来,春风心理咨询工作室关门了。再后来,据说李从墨病了,疯疯癫癫的,连十根手指都数不全。



逝者如斯

我和李伯安相识是在1996年,但在此十多年前,和他就有了神交。我常常阅读的河南刊物有《奔流》、《莽原》、《百花园》、《时代青年》、《妇女生活》等,几乎每期上面都有伯安的插图。他的插图构思奇巧,人物惟妙惟肖,线条自由奔放,让人过目不忘,为文章增色不少。同时感到作者不仅有艺术灵气,也是一位极认真的人。一般的报刊插图大多是应酬之作,艺术价值不高,但伯安的插图不论篇幅大小,题材如何,皆画得十分投入,没有半点粗率之处。就说插图中的人物吧,真是各行各业都有,有今人有古人,伯安都画得活灵活现,个性鲜明,眉目传神,时代感、历史感、生活感、乡土感扑面而来,大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当时我曾一再猜想,这位李伯安是何许人也,一定是位很有阅历、很有名气的老画家。

一次应邀去博物馆看美展,在展厅里悬挂的众多作品中,有一幅国画把我镇住了。画面上是日出时的太行山一角。在

苍苍茫茫的背景下,一个巨大的棱角分明的山岗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山岗高高耸立在晨光和山风中,饱经沧桑,坚韧、挺拔,山风从它敞开的胸怀中穿过,风雨在它那铁梁上刻下斑斑印记。岩石的黑和中间大片的白形成强烈的对比,具



至爱亲情

打开家门,父山就一下子扑进了我的胸怀。

远远望去,父山犹如北方大汉,面朝北方弓着背蹲在那里。父山看上去很近,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时常看见在镇上工作的父亲翻过一个土丘,两道山涧,三块农田,然后登上父山,渐渐消失于一片青葱。

春夏季节,南坡就像父山的后背,绿油油的,那些吃草的牛呀羊呀,棉团一般在上而蠕动,我就在牛背的中间,爬上去,又滑下来。站在父山看家门口的父亲,我觉得自己是从父亲的背上爬上了父山;回到家里,伏在父亲的背上,我觉得自己是从父山的峰顶滑到了父亲的身后。

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总喜欢在父亲的背上爬上去又滑下来,觉得有许多乐趣。他喜欢做我的玩具,学着牛的样子俯下身,让我骑上去,他在地上爬行,还呼呼地喘着粗气。他还会躬身于溪涧变成小桥,让我踏着它一步跨过去。

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去镇上看戏,正赶上天气突变,呼啸的北风吹得人摇摇欲晃。父亲背对着北风倒退着一步步前行,而我把头埋在他的怀里一步步前行。戏院人太多,我习惯于骑在他的脖子上看戏,也看羡慕我看戏的人。



人与自然

前不久的一次登山之行,我收获最多的是石头。

傍晚时分,山风习习,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先撇去那影影绰绰的魅影,天边的晚霞是夕阳最后一吻的唇印。

远古时期,万物之初,沙粒与尘埃随风游弋,没有高山深谷,没有沙漠海洋,永恒的苍凉,开始于宇宙的起点或尽头。

也许,石头是时间的物质载体,是时间的心,或小若尘埃峰峦,或大若峰峦。秋冬的风,如一把利刃,把突起、绵延的山脊,打磨得一年瘦似一年。山峰、石头和沙子三者相依相偎,却凛然不可侵犯,谁不知道它们是由同一种分子构成的呢,可这同一种分子却造出了神似貌离的三种风景,山高天远,与大地浑然一体。

它呆滞、厚重、沉稳、棱角分明又摸棱两

神交

□赵世信

有很强的穿透力,给人以无穷无尽联想。更奇特的是,傲然屹立的山岭左边,立着一位有着山岭一样个性的汉子,高昂着岩石一般的头颅,挺着胸脯,腰带上掖着长杆烟锅和擦汗手巾,背后一轮很大很圆的太阳,满脸霜尘,眼神和嘴角流露出的是刚毅和自信,淳朴和智慧。整个画面十分大气。我一看作者的名字,正是李伯安。这位李伯安把太行人画得这么好,李伯安的形象也像朝霞中的太行山一样,在我心目中高大起来。

我有小友黄天奇,已相识多年。天奇重感情,讲义气,思敏多慧,办事干练。我们年龄虽相差近二十岁,却无话不谈。他在出版社工作,每有好书好刊物出版必送给我。平时稍有闲暇,就往我办公室里跑。我们单位的许多人都认识他。不了解底细的人还以为这个英俊的年轻人是我们单位的人呢。1990年夏日的一天,天奇又来访,我向他谈起画家的事,说河南李伯安的人物画很好。天奇说,伯安是他的亲戚。听天奇介绍,我才知道,他和伯安是“一担挑”,都是张家的女婿。同时了解到,伯安比我还小一岁,是河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性格内向,不善于社会交际,除上班编辑画册外,其余时间全用在创作上。他在创作一幅百米长的巨作,光上面的人物就有二百多个,都像真人一样大小。伯安全身心投入,把血和肉都融到作品中了,画得很苦。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仰。现在画坛上各类画家多如牛毛,为了赚钱,各使奇招,有不惜专门制造赝

父山

□杨建营

如今,我的儿子像我小时候一样,在父亲的背上爬上去,又滑下来。他对父亲说:“爷爷,没意思!你现在就背着我到县城玩滑梯!”

想起小时候,我就会想起自己在父山的南坡爬上去又滑下来,在父亲的背上爬上去又滑下来,我好像就是这样长大长高的。然而,父山风貌依旧,父亲的背却弯曲如弓,难道是被我、我的儿子和生活的重负压成这样的吗?

临近春节的一天,生活在万里之外的大都市的我忽然梦到了老家的父山和弯曲如弓的老父亲,我突然间归心似箭,马上乘飞机飞向老家。

我在归程中就想,这次见到老父亲,一定要笑着对他说:“您变成弓,就是想把儿子当成一支箭射向远方吗?”

可当我见到老父亲时,才发现他病了,短短几个月时间竟然变得又瘦又小,好像缩成了一团。

父亲似乎是用最后的力气对我说:“背着我去父山晒晒太阳吧。”

我背着又小又轻的父亲爬上父山,然后把他放在一片荒草上。我久久地端详着他,泪水慢慢流了下来。在暖暖的阳光下,我看见老父亲竟变成了一颗潮湿的皱巴巴的种子,渐渐融入父山的沃土里。

永恒的石头

□蒋珠莉

可,石头刚硬的外表下裹着流浪的心,硬朗中藏着苍凉的野性,野性中携着四季的温度。风在远方呼喊,是石头沉默的呜咽……

天塌了,地凹了,原野消失,海洋枯竭,方方块块的石头们,如一个个体型各异、雷打不动的哨兵,风和雨无数次抚摸它沧桑的额角,带走了点点屑屑的东西,那就是后来的沙子。沙子可不像石头那样故步自封,它们是不甘寂寞的,常常四海为家。

大漠的风、江南的雨,唤不醒沉睡千年的梦,即使是崖头盘虬错节的古松也未能触及它的灵魂,做一块石头如此孤单,与外界格格不入,却与大地血脉相连。它的命运是躺在地面仰天浩叹,把苦闷压在心底变成资本化成能源。

石头,大地永恒的注脚。



最是难忘 □赵二芳

小学时的毕业照

无意间在好友的相册里看到了我小学时候的毕业照,正是别有一番感受,如今的自己已经参加工作三年多了,看着这张陈旧的老照片,不禁让那似乎已经遗忘的曾经又苏醒了,在那“丽日当空,阳光灿烂”的每个早晨,可爱的我们总是单纯地认为美丽的幸福很简单……好像感觉都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可算算距今已经流逝整整12年时间里了,才知道一切已经飞得很远,不免让人觉得时间碎片的残忍,回头张望,才知道童年在人生的一生中是如此短暂的瞬间。此刻的我不知说什么好,但我突然间很是怀念所有那曾有过的感动。

看着这张陈旧的老照片,儿时的记忆似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了,我凝视着相片中每个人那灿烂的笑脸,笑得多么开心啊,因为毕业了,人生中第一次毕业,哪里会有什么忧愁,有的只是进入初中的欣喜和对未知的渴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人变得开始怀旧了,越往前走就越想回去。回去,回到哪里?回到那个连面对分别也会感到欣喜的时代,是的,因为那个年纪,我们不知道有一种痛苦叫做分离,更不知道有一种幸福叫做回忆。

很多年前,当我接过这张相片时,我也许是很开心的,看看每个人的表情,然后再看看相片上的自己。而如今,却感到莫名的辛酸,不仅是因为时间的飞逝感,也不是因为世事的变迁,而是在这其中,有些人,我已经叫不上他们的名字,有些人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而另外,我又知道,有些人现在已开着自己的轿车,有些人却还在为吃穿奔波,有些人人生了一个可爱的双胞胎,有些人仍然是孤身一个,有些人至今还常常联系,有些人也许这一生都不会再遇见……

时间很是可怕,每个人都在它的麻醉中生活,等回过神来时,才发现已经被它推到了一个遥远的角落,在麻醉中,一切都在悄悄遗忘。我挣扎着张望,用力往回张望,我努力想让自己把过往看得更多,看得更远……